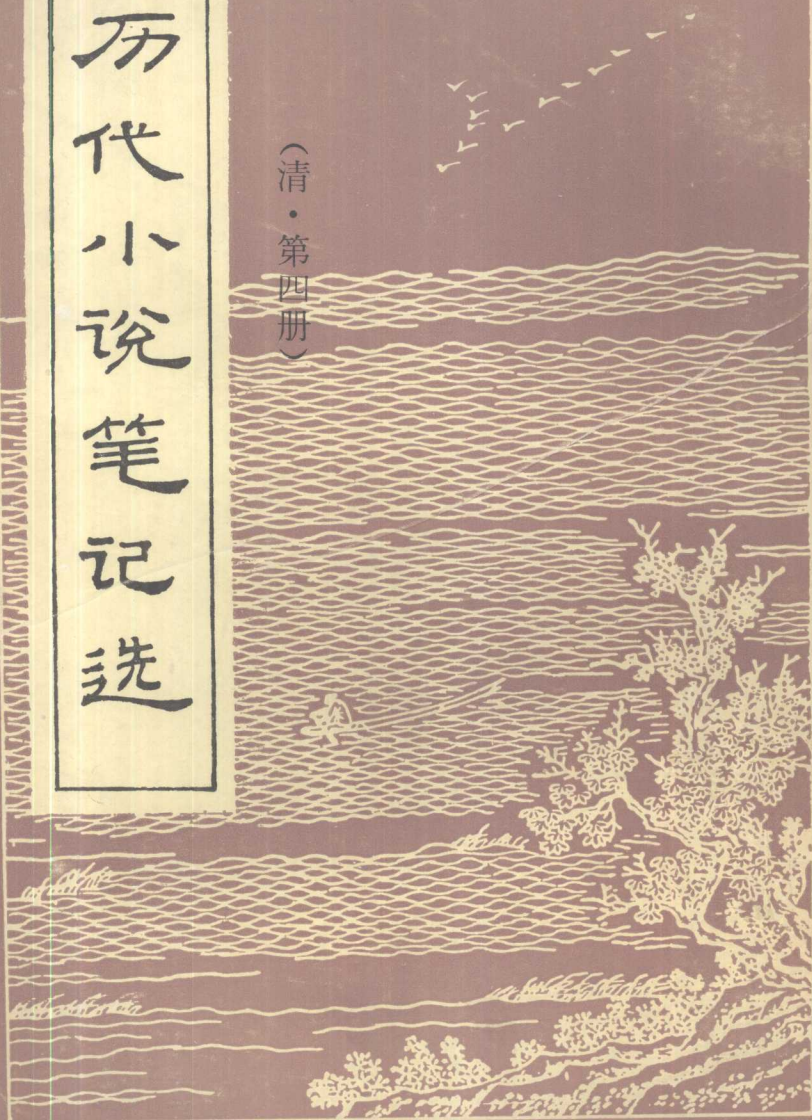


历代小说笔记选

(清·第四册)



历代小说笔记选

(清·第四册)



历代小说笔记选(清·第四册)

江畚经 选编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原出版者: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.5印张 1插页 188,000字

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3,320册

书号 10111·1455 定价 1.35元

歷代小說筆記選目次

清

第四冊

夜潭隨錄	七則
蟲鳴漫錄	六十四則
鷗陂漁話	三十四則
重論文齋筆錄	四十則
郎潛紀聞	五十七則
燕下鄉勝錄	四十八則
冷廬雜識	一百十二則
瀛壖雜志	五十七則
壺天錄	二十四則
金壺七墨	八十六則

目次

霽園主人
采薇子
葉廷琯
王端履
陳康祺
陳康祺
陸以活
王 韜
百一居士
黃鈞宰

夜譚隨錄

清霽園主人

崔秀才

奉天先達劉公未遇時。故世家子。少倜儻。好客。揮霍不吝。車馬輻輳。門庭如市。行路者健羨鄰里可知。而親戚朋友益可知矣。忽有崔元素者。投一刺。劉接見。詢其門族。曰。山東臨朐秀才也。遊都門二十餘年矣。聞公喜結納。來作食客耳。劉大悅。與之往來。亦時濟其薪水。崔率十餘日一至。至必有所借貸。家人悉厭賤之。劉獨不以爲然。每如其願。如是者二年餘。劉連遭大故。貲產蕩盡。又三年一貧如洗。更屢試不第。親故白眼相向。漸至不相聞問。婢僕逃散。並有心作罪以求去者。接踵僅存一老者。內則一妻一女一子。鼎足而三焉。會臘盡。牛衣塵飢。無以卒歲。女能詩。戲吟曰。『悶殺連朝雨雪天。教人何處覓黃棉。歲除不比清明節。底事廚中也禁烟。』劉見之笑曰。『此際玉樓起粟。若何養食。足夠一飽。今得汝詩。能不令人羞耶。』因和之曰。『今年猶戴昔年天。昔日輕裘今破棉。寄語東方休報信。春來無力出飢烟。』妻怒之以目曰。『往日良朋密友。有求必應。啜汁者豈止一人。今年盡歲逼。喫着俱無。猶不少思籌策。乃令兒女子作推敲醜態。想亦拚得餓死。故預作此雍露歌耳。』劉曰。『然則欲我作賊去耶。』妻曰。『作賊亦得。第恐君無其才耳。』順治門外朱知縣。方其落拓時。與汝爲莫逆交。一日不見。亦不能耐。今聞其丁憂在家。宦囊頗厚。詎不能走一簡聊濟燃眉耶。』劉曰。『微汝言。吾幾忘之矣。』亟作書遣老僕往投之。日暮。赤手回。入門卽罵曰。『喪心人。不必復與相識矣。始而閨人辭以他出。我則不信。旣而送客在門。相見兩眼稜

稜持書而入。再四促之。始傳語言。事忙不暇修復。但借口致意。主人現在凡百需費。囊無一文。正愁無處措置。斷難如命云云。似此喪心人。若復與相識。名節掃地盡矣。劉企望一日。滿擬必獲如意。驟聞此變。不禁索然。妻哂曰。『莫逆交不足恃矣。然總角之交。應非泛泛也。城北楊君。非與君爲總角交乎。劉以爲然。復走東以干之。楊辭以生意淡泊。本利虧損。無囊可解。』劉拊髀嘆曰。『面朋口友。固不足怪。欲明通財之義。非道義之交不可。』乃挑燈作札。聲吐肝膈。翌日付老僕持送南城新公子。靳世胄閱。田園畿輔。公子與劉爲世交。又屬至戚。每常晤對。夜以繼日。所講論非忠孝大節。卽出世大道。互相誘掖。不啻同胞。所謂立脚不隨流俗。留心學作古人者。閱札卽刻覆答。謂叨在知己。亟當如命。奈心與力違。束手無策。君但勉爲尙志之士。毋自暴棄。又何憂貧賤哉。且天生劉君。必非碌碌者。君姑待之。保有大富貴日也。第好義如弟者。值此危急之秋。竟坐視良朋之困。不能一援手救。殊堪自愧。惟知己者諒之耳。』劉忿擲書於地。再曰。『荷荷。平日披肝胆。談道德。何雷同胞手足。每舉一子一女。猶以百金爲壽。今急切相需。竟不破一文。乃反以膚詞迂說相敦勉。所謂道義之交。固如是乎。』老僕慰之曰。『主之朋友。大概未曾交得一人。親戚中不乏富貴者。盡拚一失色。與之通融。』劉嘆曰。『朋友列五倫之一。尙三呼不應。瑣瑣姻婭。又何望乎。』言次。聞門有剝啄聲。報崔秀才來矣。妻曰。『困人家潦倒至此。彼尙欲來剝瘦脛耶。那知並脛也無。卽欲來剝。正恐無下刀處。』劉曰。『不然。此空谷足音也。』延之入。崔曰。『劉君乃一寒至此哉。昔日之繁華。真耶幻耶。今日之寂寞。幻耶真耶。賤技易窮。青松落色。槿心朝在。夕不存矣。尙有一人肯杖策踵門如崔元素者否。』劉曰。『夙昔自謂盟車笠。訂金蘭。得一二耐久朋。爲終身膠漆。不意翻覆若此。』

不敢復言交遊矣。」崔曰：「不然。夫廉將軍免官客去，翟廷尉復職客來，人情自昔然也。君自不達。夫何怨尤？智者當務之爲急，爲今之計當奈何？」劉曰：「束手待斃耳。」崔笑曰：「出此言當罰鍰矣。吾聞負重涉遠，不擇地而休，累重家貧，不擇祿而仕，盡投筆從戎，聊博升斗，不猶愈於托鉢向人受守錢虜之輕薄乎？」劉曰：「嶢嶢者易缺，皎皎者易污，非所以自完也。」崔曰：「外以筆耕，內以針黹，亦可免凍餒。」劉曰：「局趣效轅下駒，夙所羞也。」崔曰：「奇貨可居，龍斷可登，鳥獸之羽毛可織而衣，其遺粒足食也，貪賈三之，良賈五之，盡爲賈。」劉曰：「覬覦分毫，銷銖必較，素所鄙夷而不屑者也。」崔曰：「然則度君之心，量君之志，欲更揚眉吐氣，非官不能矣。欲爲官，須登第。欲登第，須理舊業，讀書欲讀書，須膏火之費。吾視君皆未易辦也。吾有錢八十千，可輦至。」劉曰：「君方同病，詎忍波累？」崔曰：「人棄我取，人取我予，夫何辭焉？」遂言別。移時以車輦八十千至。劉大感謝，欲備一餐相款。崔不坐而去。遲數日，復提一囊金，曰：「君曾肄業否？」劉曰：「新正伊邇，未免匆忙。」崔曰：「予思八十千豈敷擲節之用，更蓄得一囊金爲君謀小康。」亟置之炕頭，便出門挽之不及，試啓囊，燦然盡赤金也。一室俱驚，權之三百兩。崔從此不復至，更不識其居處。徒銘感而已。出資購第宅，贖舊產，又於新居掘得窖金二甕，遂成富室。僮僕去者次第復來，百計夤緣以求收錄。親友亦稍稍通慶弔。一年之間，繁華如故。劉不復好客，惟閉戶下帷，日夜佔畢。是年及第，官清要，賀客日盛。值初度，預使人四出，凡親故中之貧窶落魄及不能舉火者，盡招致之。及期，親友畢集，競出金玉錦繡羅列滿堂，爲劉祝嘏。劉乃張筵高會，酒再巡，罷樂出席，舉觴屬客，悉出所得分贈諸貧賤之前，使各收貯。衆愕然不測何故。僉曰：「凡茲不腆，實所以奉祝長年者，縱不足貴，亦諸親

友之芹獻也。曷爲散之。」劉嘆曰：「今日何幸羣公臻至。錫我百朋。所恨座中惟少崔秀才一人耳。崔若在。必能知我之爲此舉也。」因袖出一牋。則五言古詩一章也。命其子朗誦以示衆曰：「主人好施與。揮霍無躊躇。客有諫之者。主人笑曰毋。君謂財可聚。我意財宜疏。不暇爲君詳。聊以言其粗。財爲人所寶。人爲財之奴。富者以其有。貧者以其無。有則氣逾揚。無則氣不舒。逾揚人愈親。不舒人不如。昔我貧賤時。頓踣無人扶。有身不能衣。有口不能糊。貴戚與高朋。相逢皆避途。居然一厭物。儼若非丈夫。今日奮功名。食祿復衣粗。門庭鬧如市。勢利日以殊。一壽千黃金。一箸萬青蚨。奢窮欲亦極。無勞用力圖。當時何其齎。今日何其都。顧茲親串惠。豈我所願乎。昔貧今且富。昔我即今吾。清夜維其故。反側心躊躇。其故良有以。今昔人情符。周急不繼富。聖言不可誣。憶昔齊晏子。舉火贍葭李。又聞范文正。義田置東吳。設使天下人能聚復能輸。在在無和嶠。處處有陶朱。流過阿堵物。何來庚癸呼。堪嘆爲富者。惟利之是趨。滿盈神鬼惡。往往奇禍沾。用是常自惕。羞爲守虜徒。況今得之如泥沙。當日求之無輜銖。君不見栖栖窮巷孤寒儒。此時此際如苦荼。」衆聞之無不赧然。如芒在背。多有逃席而去者。俄報崔先生至矣。劉倒屣左辟。鞠之。崔握手而笑曰：「君可謂國狗之瘦。無所不噬矣。奈何效杜子春。口舌爲且繁。華索寔。其衍幾何。苟不齊之。魔障歟起矣。彼接輿髡首。桑扈羸行。條來忽逝。豈屑屑於苑枯隆殺哉。會盡人情。點頭亦屬多事耳。」劉再拜曰：「至味之言。敢不佩爲弦章。」是夕客散。獨留崔宿。妻子亦出拜之。劉曰：「近日徙居何所。胡久不一至。致缺酬報。」崔曰：「昔者悉索君時。君亦望報否。」劉曰：「實無是心。」崔曰：「然則予獨有是心哉。何不恕也。」劉大笑。因問家中更有何人。崔曰：「頗不孤。子子女孫曾數十矣。劉忻然曰：「小女未字。

以歸君家。何如。」崔曰：「此大不可也。」劉力詰其故。崔枝梧良久。始吐實曰：「白亦無害。所不敢與君結繩者。自媿非人。以君抱奇氣。故不遠千里來相結納。予非貪天功者。君何感焉。吾聞人心不同。有如其面。豫樟之木。七年乃知。知人之鑑。不易明也。甘以壞。何如淡以成。毀方而瓦合。全交之至言。君其誌之。勿爲雉犬所笑。」言訖辭去。

梨花

京師時雍坊有以十歲女來鬻者。孝廉舒樹堂以錢三十千得之。命名梨花。既長。絕艷無匹。淡粧濃抹。靡不相宜。小草閒花。隨意簪之。皆堪入畫。諸女眷效之。百不一逮也。性且慧黠。一家憐愛之。舒有女幼字先達。德公次子。及出閣。舒以二女奴爲媵。梨花與焉。其一名春棠。亦可見之殊色者。舒女則偏愛梨花。而公子待之尤厚。屢欲私之。奈梨花防維甚密。雖欲中以游語。亦不可得。會德公考滿。擢粵西某郡守。携眷南行。子友恩茂先與德舒二公皆親戚也。薦金華尙介夫人德公幕。閱三載。公遷粵東監司。冬十一月。介夫因事入都。委裝茂先家。朝夕晤對。所在人情風土。並德公家事。在所必談。偶詢及梨花。則曰：「司宅門久矣。」茂先曰：「言梨花耶。」介夫曰：「正所謂梨花也。」曰：「然則何云司宅門。」介夫曰：「梨花之事。新奇怪異。駭人聽聞久矣。君爲德府至戚。豈尙未知耶。」茂先愕然。亟叩其詳。介夫曰：「此下酒物也。不可浪言。乃潑火煮酒。擁爐促膝。備述其事。茂先修而驚。修而笑。修而咋舌。修而拊髀。蓋事既新奇。又介夫善爲戲謔。故不能不爲之色飛肉動也。先是德公之任粵西也。自張家灣買四舟。公與夫人居一。介夫居一。僕從居一。爲庖廚。其一則公子夫婦及梨花春棠也。行則魚貫。泊則雁排。一日暮宿吳城。月明如晝。介

夫苦熱五更復起納涼。彼時羣動盡息。忽聞第三船有款款啓窗聲。疑爲暴客潛起窺之。見一女子出船邊立而溺。雖隔兩船而月光朗映。陽具彷彿甚偉。審諦女子則梨花也。心竊異之。第念梨花十歲至舒家。此時年十八。昔在茂先處識之。最熟。詎有假借。顧船是公子之船。人是梨花之人。而陽具則又居然陽具也。疑團終難打破。次日晨餐罷。冥測於艙中。公有老僕張姓。獨坐桅艙。喟然興嘆。且自訟曰。『行年六十。不爲小矣。何見所未見之事。總無了休也。』介夫怪而詰之。張曰。『稚子康兒年小而詭大。丫頭梨花人雌而聲雄。此吾之所不解也。』介夫曰。『汝老成諳練人也。予有所疑質之子不可乎。』張問是何疑事。試言之。介夫伺無人低語。夜來所見。張聞之。驚曰。『余固疑之矣。何不自諸吾主。』介夫曰。『意欲白之。但自念作客依人。不宜預人閨壺。默默耳。』張曰。『噫。是何言也。先生不早言異事矣。』介夫曰。『余意先白君子何如。』張曰。『然。吾即往告之。』公子笑曰。『何作此語。』張曰。『妖怪不遠。只在二爺船上耳。』因耳語其故。公子大駭。入艙。隱叩細君。細君結舌瞠目。良久乃嘆曰。『怪底守身如處子。且十八九歲。天癸未至。今若此。復何疑哉。』公子呼梨花詰之。赧然不應。公子閉門驗之。梨花極力抗拒。公子乘隙探手。膀間則垂垂者已觸指翹翹矣。公子大怒。縛而獻諸公公。公不勝錯愕。作威以究其原。刑具排列左右。梨花大懼。始涕泣吐實曰。『曩歲迫於飢寒。父母鬻子謀朝夕。是時女價十倍於男。故作此弊。以求多售。今既敗露。罪當九死。第自知未爲非法。祈全螻蟻之命。當圖銜結之報。』公憐其情。且辨其果係童身。竟曲宥之。並命薙髮改粧。更名珠遠。以誌其異。舉舟之人莫不嘆異。公復使送介夫。驗之。並折簡斷之曰。『不意奇聞創見之事。出自本衙。所謂梨花果桑茂之流亞也。幸童身如故。庶免株連。茲送其人至。請先生相之。』

所以必欲先生相之者。蓋欲先生解惑。倘異日舉以告人。賴此解嘲。勿致東南西北之人。歸德某以帷薄不修之罪也。」介夫笑而驗之。戲語梨花曰。「勿怪南人多事。吾鄉風俗。雄者可雌之。今子雌而化。雄正陽長陰消之候。子之有施於子。不可謂不厚矣。異日將何以報不穀乎？」梨花面頰頰赤。羞澀莫容。介夫贈以雙履及香扇。報公書曰。「儒生眼界不廣。賴珠還以廣充之。亦南行之幸事也。童體的確。尤足感甚。非公至德。疇其能之。是知事不足怪。可怪者見怪之不怪也。」公見書大笑。至任所以其慧穎。命司宅門。頗能了當。公寵愛殊甚。張僕無子。公使認爲假子。且以春棠妻之。公子固少年好事者。於花燭之夕。隱身牕外。窺之。謂綽約燈下。絕妙一幅折枝圖也。今已抱子矣。茂先神馳者一餉。又問龍陽君伎倆。介夫亦常識之否。介夫笑曰。「其人方雄。君又欲雌之也。」相與拊掌而罷。茂先作梨花開四絕。寄示公子。有「一樹梨花壓海棠」之句。用成語恰妙。

賴子

謝梅莊濟世在翰林。傭三僕。一點。一樸。一賴。會同館諸公。就謝爲茶奠會。把菊持螯。主賓盡樂。酒酣。一客曰。「吾輩興闌矣。安得歌者侑一觴乎？」點者應聲曰。「有。」既又慮賴者作梗。乃白主人。以他事遣之。出令樸者司閤。而自往召之。未至。賴者已歸。見二人抱琵琶。率四五妓童在門。詫曰。「胡爲乎來？」點者曰。「奉主命。」賴者瞋目厲聲曰。「自我門下十餘年。未嘗見此輩出入。必醉命也。」揮拳逐去。客闕然散。謝深銜之。一夕。燃燭酌酒校書。天寒。瓶已罄。顏未酤。點者詢樸者再沽。遭賴者於道。奪瓶還。諫曰。「今日二瓶。明日三瓶。有益無損也。多沾傷費。多飲傷身。有損無益也。」謝強領之。既而改御史。早朝。書僮掌

燈傾油污朝衣。黠者頓足曰：「一不吉。」謝因而怒。命樸者行杖。賴者止之。復諫曰：「僕嘗聞主言：古人有羹污衣燭燃鬚而不動聲色者。主第能言而不能行乎？」謝遷怒曰：「爾欲沽直耶？市恩耶？」對曰：「皆非敢安也。恩出自主。僕何有焉？僕効愚忠。而主曰沽直。主今居言路。異日跪御榻與天子爭是非。坐朝班與大臣爭獻替。棄印綬其若屣。甘遷謫以如歸。主亦沽直而爲之乎？人亦謂主沽直而爲之乎？謝語塞。而陰愈銜之。由是黠者乘隙日夜伺其短。誘樸者共媒孽。勸主人逐之。會謝有罪下獄。不果。未幾奉命戍邊。出獄治裝。黠者逋矣。樸者亦力求他去。賴者攘臂而前曰：「此吾主報國之時。卽吾儕報主之時也。僕願往。」市馬造車。製穹廬備糧糗。以從謝。乃喟然嘆曰：「吾向以爲黠者有用。樸者可用也。今而知黠者有用而不可用。而賴者可用也。樸者可用而實無用。而賴者有用也。遂養以爲子。名賴子焉。至軍營居未久。而資釜告匱。鬻及裘馬。久之漸不可支。賴子曰：「荷火鎗出十餘里外。獵取麋鹿。獲兔爲謝而謀餐。一日遂一鹿入亂草中。蹶而仆。足陷入地中。尺餘。出足視之。沙中白金粲然。數之得二十鉅錠。適千金。取之以歸。謝以咨白將軍。將軍聞而異之。詢其故。得知賴子所爲。拊臂嘆曰：「沙漠烏得有藏金。蓋天所以旌義僕也。」仍以金歸。謝召賴子獎以衣裘羊馬。金十兩。自是塞外王侯皆加殊禮。及赦歸。謝官湖湘。賴子勸其勇退。謝致仕。頤養林泉。賴子壽至九十無疾而終。

怪風

涼州大靖營所汎有松山者。在沙漠中古戰場也。先大父鎮五涼時。遊擊將軍塔思塔因公過其處。以兵三十五騎從。至則日將西。白草黃雲一望無際。忽見一山高約數千仞。色蒼紫中有火星萬點如螢。蔽日

而來。有聲若千雷萬霆。衆皆失色。馬亦驚嘶。塔驚疑。謂此山必移矣。俄而漸近。不及迴避。乃同下馬。據地閉目。互相抱持。自分齏粉。頃之大震。天地如黑。人人滾跌。不由自主。馬踏人顛。逾時始定。次第甦醒。彼此歡呼。幸不失一人。但皆脫馬露頂。滿面血流。石子嵌人面皮。深者半寸。抉之乃出。大者如豆。小者如椒。驚定知痛。超乘卽馳回。望高山已在數百里之外矣。日暮抵大靖營。參戎馬成龍見之愕然。塔述所遇。馬乃大笑曰。『苟山移。公等無瞧類矣。』據云所遇。蓋旋風也。入秋則有之。至冬尤甚。今隆冬無足怪。所可慮者。公與彼三十餘人。從此胥成麻皮。年貌冊又須另造矣。』塔因嘆浮沉宦海中。歷有年所。衝鋒破鏑。幾歷危塗。今行年五十矣。從未嘗見瘴癘。不特未見。亦未之聞。今塔面多疤痕。在額角左頰者尤鉅。卽石子所嵌處也。

護軍女

某護軍女有殊色。十九未嫁。隣家一少年甫二十。亦爲護軍。素以丰姿自詡。窺女豔之。時乘間以言色相挑。女輒引避。偶值其父從軍征南。母亦歸寧。唯女在室。及一老嫗。少年偵知之。故拍板壁。借用煙具。女不應。少年以刀挖板一孔。如錢大。以目就之。向女笑曰。『借一煙袋。何便。』少年見之勃然。怒尋卽色定。輾然曰。『素不相識。那便以物相假。』少年得其應答。驚喜若狂。復挑之曰。『子勿作態。今旣能鑽穴相窺。莫謂不能踰垣相摸也。』女曰。『卽此一孔已足盤桓。何必涉險。』語間眄睇其目。愈臻嫵媚。少年心動。伸一指入孔。女遽握之。少年心大動。謂其可誘。乃低語以餌之曰。『我有一物。子識之乎。』女曰。『是何希罕物。』少年曰。『子姑視之。』亟出勢納入孔中。女卽捉之。潛拔鬢釵橫貫之。脫穎而出。少年僵立痛。

甚號叫聲嘶。女出房，扃其戶，置若罔聞。少年有妹，聞之往瞰，駭極，奔告其母。母趨至，百計不能救。乃過女家，長跪乞免。女曰：「待娘回，當釋汝。」兒母大窘，奔其母家求之。母與其弟偕歸。女見母大哭，覓死，慰藉再四方止。舅敗戶，見少年勢怒，且笑曰：「此亦足以小創而大懲矣。」罵而拔釵，少年昏絕仆地，扛之入室，醫治月餘，方愈，遂徙去。

白蓮教

京山富人許翁，世居皂市陽桑湖畔。爲其子娶婦，妝奩豐厚。一鄉之所豔羨。有儉兒楊三，覲覲半年，以許防甚嚴，無從措手。會其子拔貢，許親送入都，將肄業成均，以圖進取。楊俟其行，而夜入內室，伏暗處俟之。時新婦方娠，不耐久坐，二更卽寢。相伴唯二婢，就燈作針黹。良久始閉戶，亦各謀睡。移燈置几上，光明如晝。楊聞鼾聲，知已睡熟，方欲竊發。驀見房門自開，一人啟簾入，深目聳鼻，黑鬚繞頰，背負黃布囊，纏惡殊可怖。楊陰念吾道中未見此人，必有詭異。姑屏息蜷縮，以覘其所爲。其人顰顧房中，探袖出香一枝，燃之於燈，插二婢枕畔，乃立新婦榻前，挂羅帳於金鈎，敢綉衾以禿指婦面內而臥。花睡正濃，其人戟指閉目，口中喃喃似有所呪。隨以手指婦背者三，婦忽蹶然而起，向其人亦身長跪。其人開布囊，出一小刀，剖腹取胎，破胎取子，復剖子腹，取其心肝，貯小磁罐內，納囊中。背負之，徑出房去。婦尸隨仆牀下。楊睹之，驚怕忿恨，盜念頓灰。出戶尾之，密覘其所經，歷門數重，皆見其人以手拂之，悉洞開無阻。卒至村口一旅店，尙掩半扉。其人側身入扉，乃闔，且聞落鎖聲。知爲妖人寄迹之所，因念彼既僞作行客，豈能出不由戶。聊憇簷下，坐以待旦。雞初鳴，店門忽啓，其人負囊而出。楊急起，捉其臂曰：「客請少停，有密事舉白。」言次，拖

入店中抱持之。大呼曰：「主人速來，爲汝擒得妖人矣。」其人大驚，極力擺掙。楊抱持益堅，俄而羣客驚起，主人亦至，環問其故。其人曰：「我四川蠟客，欲赴江南，今日早行趁路，不知此兄何故突來糾纏。」楊曰：「勿聽其飾說，但檢其布囊，便有證據矣。」衆是之，開囊聚觀，則纍纍然磁罐數枚，復欲開看。其人抱罐而呼曰：「罐中黃白，爲一生衣食之本，奈何擾攘欲劫我財耶？」僉怒曰：「青天白日之下，衆目共睹之時，誰劫汝財，無事出言傷衆。」主人挺身奮出曰：「有事無事，余一人任之，第開看，勿多言。」卽奪一罐開之，見鮮血滿中，腥氣觸鼻，取器傾視，盡小兒心肝數之，得七罐，尙空三罐，衆莫不駭異，致詰那得此物。楊曰：「彼必不承，請以代白。」因述夜間之事，衆人大驚曰：「紂以天下之尊，剝剔孕婦，尙爲不可，汝何等人，破卵傷胎，不一而足，苟非上天好生，假手胥人，則吾鄉之孕婦小兒，無噍類矣。」於是大動公忿，競揮老拳，其人忽瞑目大吐，衆拳到處，如觸木石，指節損破，主人大驚，倉卒間，急提一罐，自其人頭上傾之，其人連作恨聲曰：「罷了罷了。」衆人復毆之。主人曰：「小不忍則亂大謀，倘打壞，誰任其咎，不如執之送縣，自有國法在，聽官斷可也。」遂共之縣。許家男婦已在楊更述之，許嫗大哭曰：「凶犯已獲，吾不忍復至公庭，致宦家閨秀暴露屍骸也。」縣宰細訊得實，方知爲白蓮教人。時湘漢一帶，胎婦被剖者甚多，至此始得其故，並得其黨姓名面貌數十人，陸續捕獲，寸磔其人於市。楊杖二十，給銀五十兩，責其爲盜而賞其捉妖也。

袁翁

長山袁翁，少極貧，居城外一破屋中，幾於行乞。一日窘甚，飢虛已數日矣，檢點破衣襦數事，至典肆欲質。

錢若干。肆主人曰：「此等物不值一文，可持去。」翁太息曰：「我非濫爲者，稱貸無路，乞食不能，萬不獲已，以此爲質，不過聊以爲信，得錢則取贖耳。」肆主以爲笑談，置不理。翁忿然曰：「恨我一時在困苦中耳，苟有日發迹，誓亦開一質庫，彼時雖有人將死孩兒求質，亦必質之矣。」與肆最忌質死孩之說，聞之頗不甘。第以其貧窶至極，不足與較，故爲隱忍。翁歸去，一路冥想，毫無生趣，乃止步向天號泣曰：「嗚呼！袁某自問於心，所爲之事，無不可以告人者，胡爲而竟至於此耶！良久輟泣，復行，忽破衣爲棘刺所牽，猝難擺脫，屈身摘之，覺棘下土甚鬆，試抄以手，土中有物，纍纍然，白光燦燦，取視二枚，則朱提也。即以破衣裹數錠，仍以土密掩其餘者，以歸。次晚復往取之，多不勝取，數旬方盡。約略二萬金，不敢彰露，先作些小生意，逐漸張大。一年之後，遂爲巨賈。問舍求田，買僮畜婢，開一典肆。前肆主聞之，訝曰：「袁餓鬼果有今日耶！昔者受其惡言惡聲，每一念及，心實不甘。今趁其發市之始，盍一往，故犯其忌，聊申宿忿乎！」乃覓二死孩，裹以襁褓，挾至其肆，求質銀十兩。主櫃者大怒，翁適在側，急拱手向肆主曰：「老兄欲證成我爲信人耶！此孩之死，正值小肆開市之日，不爲無緣，請如數質之。」因使人買一小棺殮孩於內。此孩不必遠送，卽我所立地磚下瘞之可也。亟呼僮僕執鍤，就脚下掘一穴，纔尺餘，忽得一石板，發之，板下列巨甕十數，甕中白鏹皆滿。一肆大驚。肆主見之感嘆，始知翁長者，再拜謝罪而去。翁自此富甲一邑，子孫有仕至尚書者，督撫者。

蟲鳴漫錄

清采蘅子

廣歌始於虞。三代以來。樂作於下。升歌於上。善歌者能自變新聲。人皆稱羨。唐玄宗大酺。人聲喧騰。令永新凭樓。直奏曼聲。頃刻寂然。由來尙矣。然歌自歌。樂自樂。所謂絲不如竹。竹不如肉。是也。不知何時合於器而並奏。如今之崑腔合笛。弋腔合提琴。大約始於宋。而甚於元。宋詞有倚聲倚者。兩相並也。或歌詞而以簫管和之。迨元人則專門填曲。演爲傳奇。而徒歌之法泯矣。說者謂或歌或詠。見於詩。徒歌謂之詠。見爾雅。不徒歌必與器合矣。安見其始於元耶。考古有歌舞。而無吹唱。徒歌云者。言不舞而歌也。蓋文舞八佾。武舞千戚。亦必有歌。而堂上之升歌。則謂徒歌耳。惟琴操似與歌相合。然亦就其音節而飾以詞藻。非若今之與器同作同止也。俟博古者當質之。

李直齋言東南民力之困。始於元。因循於明。至本朝遂成積重難返之勢。何以言之。蓋農事始於神農。稼穡教自后稷。皆西北方人也。殆戰國時。孟子所論五畝之宅云云。皆可行於齊魯燕趙之區。彼時江以南爲南蠻貊舌之鄉。卽有吳楚等國。不過自耕自食。未必兼濟北地。三國分爭。南北朝割據。各守疆圉。爭戰頻仍。益不能以南濟北。唐劉晏轉漕淮南。以供關內。乃一時之策。及黃巢作亂。五代遞更。宋都汴梁。此事亦置不講。南宋偏安一隅。制於強金。亦不過歲納金幣。未聞運送米穀。可見河南北山左右。以至燕代。尙皆力田藝桑。無藉乎東南之供億。惟元室滅宋之後。混一區宇。官廩有漕粟。民間通貿易。疆界無分。道途順適。相習於怠情。不講溝洫之利。所謂耕者僅高粱小麥。所謂織者僅山中野繭。不適於口體。至養命之